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軍號嘹亮

張明重

沒有哪一種樂響
比這個樂響
更讓人蕩氣迴腸
沒有哪一種號聲
比這個號聲
更讓人熱血澎湃
這是集結的號角
這是前進的吶喊

南昌城頭號兵的剪影
站立成永恆的雕塑
無數革命先烈
在號聲中迎著漫天炮火
前赴後繼 勇往直前

用血肉之軀踏平
前進路上的坎坷和荊棘
用信仰之魂鋪
就民族
復興人民幸福的坦途

新時代 新徵程
號響在血與火的淬煉中
更加嘹亮
汶川大地震
抗洪救災
外強霸凌
……
那聲聲的軍號
飽含著對黨
和國家的忠誠和敬仰
飽含迎難而上的決心和擔當
飽含著對人民深深的愛
無數松枝綠、浪花白、
天空藍在號聲中衝鋒在一線
把人民軍隊這一含義
闡示的更深更遠
把中華民族復興的華章
譜寫的更加燦爛多彩

文藝副刊



海韻

山中尋塔

繆貞誼

閒暇時光，總習慣在這座縣城裡，溜達溜達，順便寫生。行走筆端，興許還能邂逅幾行溫馨，幾頁美麗。

適逢週末，趁著晨曦熹微，趕緊出門，去附近塔山兜兜，竊喜可以獨享「晨興步北林，蕭散一開襟」的詩境。

從山腳沿著青石路逶迤而上，思緒隨即舒展。鳥聲喧嘩，算是林間最得意的天籟，嘩得耳鳴，嘩得眼花。抬望眼，天際彷彿亮了些許，但不至於目眩，畢竟頭頂覆蓋著樹樹蓊鬱，至多從葉縫裡篩下斑駁。這只鱗片羽的斑駁，被篩得如此潔淨，如此隨意，落在綠蕨青藤上，落在肩膀頭髮上，也落在了浮嵐暖裡，把山色浸染得幽幽婉婉。

幽婉盡情，漫山皆景。與其說尋覓「入框入鏡」的寫生場景，倒不如說讓腳丫有點歇歇。在山腰，找了塊長滿苔蘚的磐石，坐下，軟軟綿綿的，古人所言「年老心閒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誠不欺我。雖為散步，卻也散出了活血行氣，片刻休憩，倍感真切：額頭鬢角滲出了汗，脛前背後滲出了汗，任憑一波波風兒，吹遍全身，吹透清涼。我支起畫架，擺開筆紙，睜視著交柯錯葉，半晌才纔析出來龍去脈，以及明暗層次。近些年，

戶外寫生宛若一劑劑藥方，治療著我一次次空暇，此時此刻，亦復如是。

山中來往者，既是鍛煉，也為養生，偶爾駐足觀畫，也足以讓我心生歡喜。

風景既寫，收拾筆墨，繼續前行。大約十來分鐘就到山頂，一幅名為「如意寶塔」的古建築，像削尖的鉛筆，刺向雲霄。塔高目測二十餘米，共九層，其中第一層設有門，卻常年鎖閉，顯得十分神秘。相傳寶塔始建於南宋寶慶年間，元末倒塌，清初重建，並幾經更名，時曰靈瑞塔，時曰文昌塔。坊間還流傳著寶塔的靈驗逸聞和凄美神話，引得長輩們前來叩拜燒香，祈願兒孫金榜題名，也引得中小學生到此研學旅行。如今，連接山麓山頂的青石路拓寬了不少，且每隔一段距離還分叉出小曲徑，以紅磚鋪就，彷彿血脈遍佈滿山。

山頂瞰城，遠近湖山，高低樓房，盡收眼底。飄然間，真有仙風道骨的感覺。此山因塔命名，倒也簡單明瞭！而山下村莊順應名為「塔山村」，環山街道名為「塔山路」，山麓有塊空地已建成了「塔山公園」。聽說，政府將在公園旁，擬建「塔山櫻花區」「塔山盆景園」等景觀，想必是借這支「塔」筆，繪亮城市的文化名片，繪實市民的休閒去處。

塔，如山之筆；山，依塔而繪。

母親做布鞋

賢哲

母親長年堅持做各式各樣的布鞋，只要不做別的事，母親就會有未做完的布鞋操在手上。

母親是個心靈手巧的人，她的針線活兒在村裡很有名氣，做布鞋的手藝更是出類拔萃，向母親求教的姑娘媳婦兒都快把我家本來就不高的門檻兒踏平了，連我家相當厲害的大黃狗見了那些「噁噁喳喳」的姑娘媳婦時，都不但不狂吠還友好地搖著毛茸茸的大尾巴，甚至還親暱地往人家身上蹭。

母親做的布鞋之所以招人喜愛，是因為無論用料還是做法都別具一格。

母親平時總是把不能再穿的舊衣裳拆成大小不等的布片兒，平整好，一片兒一片兒地碼起來，等積攢到一定數量時，用比較黑的粗糙麵粉做一盆漿糊，然後把面板平放在炕上，一張一張均勻地將布塊兒分層粘貼到面板上。待粘貼到一定的層數，再慢慢將那一大張給揭下來，小心地貼到土牆上。用不了幾天就變成乾硬結實的一大塊格襪。母親會根據需要量，選擇揭開格襪的面積，剩下的就一直貼在原地待命。母親說這樣做既省得特別對它進行保管又方便隨時取用。

也許是母親性格堅強而有韌性的緣故，她打的格襪也同樣堅韌耐用。當時周圍做同

樣事情的其他人沒有能比得上母親的。無論母親怎麼傳授要領，別人也做不到她的境界。

在等待格襪乾硬的時候，母親就開始用手捻麻繩兒，那些事先被母親精選出來的麻皮兒，被母親像綁馬尾辮子一樣吊在慢桿兒上，然後，起一個兩股的頭兒，也同樣吊在那粗馬尾巴旁，母親坐在那兒就開始用手指邊上勁邊捻搓。一條麻皮兒捻沒了，就迅速從馬尾巴上拽下來一條續上，轉眼的工夫麻皮兒已在母親的搓捻中，變魔術般成了一堆均勻的兩股勁兒的麻繩兒。母親會及時將長長的繩子在地上纏啊繞地纏繞出一個紙包裝的水果糖狀的線軸來。再搓捻時，繼續往那「糖」上繞就可以。繞得「糖」肚子鼓溜溜的，馬尾巴也正好被拔沒了才了事。

這些繩子就是母親準備用來納鞋底兒的，等繩子和格襪都準備好，母親開始用格襪先比照鞋樣子開出鞋底兒和鞋幫，開始納鞋底兒。這也是一種硬功夫，常見母親用錐子在粘貼得連邊兒都齊刷刷的厚厚鞋底上，穿針引線之後，水紋啊，豆腐塊啊，就神奇地納出來了。一般地，前尖兒和後跟兒都是磨擦厲害容易壞的地方，母親總是納上密實的十字花兒。而腳心處，一般很少磨損，就納上針腳相對稀疏的水紋什麼的，這樣的做法既經濟實惠又美觀大方。還清楚地記得，因為好奇，我偷納了幾針，卻很容易地就被母親看穿。現在想起來，我還笑話自己當年

那在魯班爺面前掄斧頭的愚蠢舉動呢。

僅僅是這些程序就已夠特別了，可最特別的卻是母親給我們做的鞋幫。母親在平時就搜集和積攢自家和別人家裁剪衣裳的邊角料，日子久了，積攢了好幾包，等到該做鞋了，母親就心肝寶貝地將包兒打開，從花花綠綠中精心選出喜歡的進行搭配，剪裁出手指肚兒般寬窄的布塊兒，對稱地粘貼在事先開好的格襪鞋幫上，再用針線細緻地縫綴好而成為完整好看的鞋面兒。這樣的鞋既結實又搶眼，我們穿出去，不但讓夥伴兒們羨慕不已，更令好多媽媽們跑到我家向母親學習。母親總是熱心地教，可是，說來奇怪，誰效仿出來的鞋也趕不上我母親的手藝。

母親就是這樣年復一年地給我們做著花色新奇的鞋，常常是舊鞋還沒穿壞，新的又做出一批來。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我家人的鞋卻是從來沒缺過的，而且，母親還經常起早貪黑地給村鄰們做鞋。

我和兄弟姐妹還有好多親戚朋友家的孩子，就是穿著母親做的特別樣式的鞋子長大的，我上高中還一直穿著母親做的叫做懶漢鞋的布鞋。

後來我工作了，能賺錢買各種各樣的鞋了，就再也看不上母親做的鞋，只有當我的腳穿了買來的鞋被磨出水泡，才忽然想起，穿了那麼多年母親做的布鞋，卻沒磨出過一個水泡，這一定是因為那裡面不光有母親的汗水更蘊藏了深深的母愛啊。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沁月負責。

专栏主编：温陵氏 沁月 458期

拾起歲月裡的自己（組詩）

一畦秋菜，翡翠初露，相啣相濟。昊天罔極。支一架菜豆。豆蔓觸手生香，游刃有餘。

勇敢的紫花，已望到那海角天涯。
我在山村小路採集詩稿，雞犬桑麻，樵村漁浦，這鄉野的情懷，讓我落筆生花，向回不去的過往致敬。
七月，你好。
七月裡的江東父老，你們好……

田園風光

英英白雲，露彼蒼芽。一畝田園、一方園捨，一叢叢、一簇簇像親密無間的朋友，述說著自己的故事。

這一片綠意盎然盡收我的雙眸，綠是寧靜的色彩、是生命的依托，蒼翠欲滴。

在植被與草的夢裡延續多彩的枝繁葉茂，你把人生過成楊葩振藻的樣子，心之所向，身之嚮往。

遠離繁華與喧囂，是文人墨客獨愛的田園風光，雞鳴蟬叫，依舊是那個別樣秀美的村莊與風的呢喃……

古有「陶淵明」將鄉居慢生活的節奏過得悠悠的愜意，早擔水澆園，雨讀書，晴耕種，晚觀星星河話人生，好似敘說光陰的故事。

拓展一幅幅夢境深遠的畫卷，在鄉村古道靜謐祥和的傍晚，看炊煙裊裊、看夙興夜寐之人種下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銜華配實的生活寫照。用手中之筆，桌上之紙，將世俗紛擾渡成眉目清明，是對祖先耕讀文化「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的崇敬敬畏，也是芸芸眾生三餐一宿的真實需求。

在向晚時光的剪影裡，靜默如初，在我的筆下流溢著戀故土的鄉愁，輻射出更多更深遠的文化符號和印記……

夏荷夢

夏風習習，碧空如洗，謙謙地斜倚一桿玉白，「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

觀一池夏荷，思一池夏荷。

夏荷宛若祖母綠中脫穎而出的紅寶，雲水芙蓉，並蓮同心。嫣然盛開著堅韌不拔的腳步。

生來沒有錦衣玉食、亭台樓閣，也沒有天藍雲白，惠風和暢，得天獨厚的優渥。面對層層的淤泥和一個混沌的世界，在如此氤氳惡劣的生存環境中，用一代代傳承的不屈不撓，義無返顧地穿越著，終於盈盈出水。在夏日的晨曦已臻化境，用自己頑強的生命力，開夏日的燦爛之紅。

夏荷當初也可以把自己混同於一片淤泥，消磨遊戲人生，可它絕不隨波逐流。夏荷盈盈，嬌羞欲語。碧葉翠蓋著艷麗的花朵，清香遠溢，歲月染香。

心如蓮花，人生才會一路芬芳，拾起「映日紅花別樣紅」的夏荷夢。

茶思

秋是澹泊的季節，梅家塢——一六百多年的歷史古村，莫名的吸引著我，它是我藏在心中的詩和遠方。

別樣寧靜煙雨濛濛，本地伢兒告訴我，十里梅擺十里茶。這古井古茶記載著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傳說。

我行走在古村，踏著先人的足跡走進茶樓，映入眼簾。

漢服配古琴，草帽配美女，窗外梯田似的茶園，窗下溪溪的山泉，流淌在小凸橋下。

一杯清茶，在茶樓的時光中裊裊飄香。窗外聽雨聲，閣樓共品茶。茶以五千年文明中的一片浮翠流丹，滋養著古今文人雅士的修心養性。

步入唐代詩人殿堂，無需于鋪陳，幾片歲月香銘，一杯水波鄰鄰茶光。

初時苦，末世甘，輕吟慢品之間，往事中的所有不解，都能作繭自縛，破繭成蝶。

在心靈的天空雛鷹展翅，旖旎如花，悅然心眸。

茶以柔美的上善之理，神閒氣靜，是清晰明瞭的開悟。

泉水無香，無味之味，一個品就足以讓



李淑剛，詩人、作家，出身書香門第。現為中華詩詞學會會員，北京青少年詩詞創作協會理事，北京市通州區作家協會會員，孔子美術館客座教授，中藝名北京書畫院會員，中國楹聯學會會員。2021年10月，中英雙語版「羽項詩叢」之《花遮柳隱——李淑剛短詩選》出版。原創作品【詩言志（百首詩詞、百米書法）長卷】作者，榮獲2021年人人文學獎「最佳歌詞獎」。

七月，你好

是詩的故鄉，珠流璧轉，山光明媚。遠巒，露出春樹暮雲的眉梢。撫一個玉米，初露金鑒。是詩的故水，沃土千里，它可以度量、有個長度叫秋水伊長。

回到丹桃俗李的山鄉，我的心潮逐漸高。

月明星稀，呈現未雨綢繆的風貌。穠穠滿家，秋高馬肥，柳樹林的鳥兒，翩翩起舞，唧唧啾啾。

農家小院，好一派魚貫而出。老宅的磚縫如眸，閃爍著歲月變遷。細長的絲瓜，香甜可口，青翠欲滴。百丹待舉，似水流年。

歷代王侯、雅人韻士、甚等梯愚入聖。

茶的世界，我感受著靈魂的救贖。

擺渡人

童年像一串珍珠，往事一幕幕。每每母親知道我要回家鄉，都會在村口的老槐樹下，翹首期盼。

我家門前有條河，清澈見底，每次撿拾到漂亮的鵝卵石，總是愛不釋手。媽媽到地裡做工，都要擺渡過河的對面。

記得九歲那年的暑假，我學著大人的模樣，自己擺渡過河接媽媽回家。媽媽愣愣的看著我，我說媽媽我長大了。

媽媽說：你還小，還沒有長大，過河是很危險的，記住媽媽的話！

我望著媽媽的臉，點頭答應了她。母親是我青春的擺渡人，更是我人生靈魂的擺渡人。

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

聽著西岸運河咕咕流動的濤聲，我努力追尋著唐宋詩坊，寄情翰墨芬芳，和鴻鵠翱翔于藍天碧海，童年的斑斑印跡，多麼令我留念，可它卻像蒲公英的花瓣越飄越遠了……

拾起歲月裡的自己

年少時，父親耳濡目染了我的夢想，豐滿了羽毛，充盈的如登春台、滿是靖予。時光荏苒，細水長流，父親用鴻信寄托希冀。

那時的我用紅條紙的信箋，用手中之筆，桌上的金紙，寫春天的杏語梨雲，寄給碩果纍纍的秋。

把銀裝素裹的浪漫情懷，寄給熱情豪放的夏天；寫深秋五彩斑斕的色彩，寫裊裊的炊煙，寫少年時的淺若清風，寫一列火車飛馳離去，「父親」那依依不捨的背影。

今天的我依舊寫信，寫中年的冷冽、寫瑣碎的生活，寫與父親在夢中的呢喃重逢，和他那「人生如棋，落子無悔」的境界，依旧是激勵我勤奮攀登的繩索。